

往事如昨

闲话风筝

高峰

春日午后，偶然踱进小公园。风正轻，天正蓝，两个少年牵着风筝在草地上奔跑……

那个风筝飞在高远的晴空里，甩下长长的“尾巴”，飘飘荡荡的，煞是好看。从那个“线轮”的精美程度，我感觉这个风筝价格不菲，便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百多。”孩子回答。

“五百……还多？”我没再说话，走了。

那个数字像个小钩子，轻轻一拽，就把我拽回了自己的童年。我们那时的风筝，可不是这个价儿。

屁帘儿

从我记事起，就放风筝，也就十岁吧，自己便会做风筝了。

风筝不难做，四根竹签作骨架，糊上纸就成了。纸以绵纸为最好，因为既轻且韧，报纸也能凑合。粘上两短一长的纸条作为“尾巴”，升上天空，随风飘扬，与小孩子的“屁帘儿”很有几分相似，故得名“屁帘儿”。

那“屁帘儿”飞起来笨笨的，不像鸟，倒像条快乐的胖头鱼，在空中一拱一拱的。

真风筝

我的姥姥家在乡下，我曾在那里过了好多个寒暑假。乡下天高地阔，让我想到了放风筝——倘若去开洼地里放风筝，岂不是想飞多高就有多高！

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小伙伴，他们面面相觑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风筝为何物！这可太煞风景啦。连见都没见过，何谈制作？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一次串门，又让放风筝的念头再生。姥爷带我上县城去走亲戚，那户人家的墙上竟然挂着一只风筝。是一只小燕的模样，虽然上面落满了灰尘，但是黑羽毛、白脖翎的颜色还清晰可辨。

在他家待了两个时辰，我的眼睛几乎没离开过风筝。主人看出来我喜欢，不声不响地起身离开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回来一个缠好了细绳的线轮。他把风筝从墙上摘下来，

断线的风筝

成年后，我当上了“管理学”培训讲师。教材上有一个话题叫“控制下的放手”，是说：若想让一个人成长，限制是错的，完全放手也是不对的。只有在管控下放手，才可以让他健康成长起来。这就好比是放风筝，有线牵着，它虽不能尽兴地飞走，却是可以飞到高处的。可你若剪断了那根线，不再牵制它，风筝非但不能继续飞翔，反而会一个跟头栽下来……这门课，我讲了无数堂，深以为然。

某一天，当我又一次讲到这个话题时，突然问自己：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把脑子里几十年前放风筝的场景想过一遍，没有答

难做的是那个“线轮”，四根短木条横竖镶嵌，做出来两个小“十字架”，再组装线轴、手柄，一根粗铁丝贯穿其中，一个线轮才算成功。

不花一分钱，可以玩好几天，直到那个纸风筝破了，跑了，再做新的。最有学问的是那根风筝线，粗了太沉，细了爱断，只有纳鞋底子的线绳最合适。没钱买，孩子于于是只好满处去撬摸。

我们院子里有一位大叔，就靠纳鞋底吃饭。我找

连同线轮一起递给我：“拿去玩吧，家里没孩子，搁在那里就剩下招土啦。”“这……这是真的吗？”我简直不敢相信。“嗯。”主家儿肯定地点头。

我的心里乐开了花，“这可比我自己做的‘屁帘儿’高级一百倍啊！”

回村的路上，我把那些小伙伴们看到“小燕”飞上天时的欢喜，想象出了一百样。

我叫上几个孩子去了村外。举起风筝快跑，只跑了十几米远，那风筝就飞起来了。我放线，放线，再放线，那风筝也不断地飘向远空，远空，更远空。

看热闹的小伙伴禁不住发出惊呼，“哇……哇……”他们跟着风筝跑，抬着头，张着嘴，脖子仰得近乎成了直角。那“哇”声不是喊出来的，是看着风筝越来越高，从张开的嘴里，自己溜出来的。

那一刻我相信，这一定是

案。我要试试。

买了一个风筝，带着女儿去放。当它飘在高空中时，我和女儿商量：“老话儿说，人没了依靠就像风筝断了线……我想试试是不是这样，可以吗？”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“它要是飞走了，你不会哭吧？”我问。“不会。”女儿肯定地回答。

风大了一些，吹得线嗡嗡直响。我蹲下来，和女儿平视，又确认了一遍。她使劲点头，眼睛亮亮的，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。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，把冰凉的铁在手里握了握，对准那根绷得笔直的线——“咔嚓”。

线头倏地缩回天上，风筝像是愣住了，在空中凝固

了一个机会，从他那里“借”了一“轱辘”线，足够纳好几只鞋底子的。

大叔发现后，举着空了的线轴，一路嚷到我家里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不仅挨了揍，那只快完工的“屁帘儿”，也被爸爸的大手轻轻一按，“咔嚓”散成了几根竹签。

我的那个线轮，还没缠上线，就随着那个“屁帘儿”一起散了架。可对放风筝的念想，却像那“借”来的线，在心里越缠越紧。

他们整个夏日里最开心的一天。隔天再放，来了比头天多一倍的小伙伴，第三天更多……就在我准备第四天为全村人——做更精彩的放飞表演时，我的小表哥来找我：“明天我不能陪你去放风筝了，被爹骂了，好几天没打猪草了。”小表弟也噘着嘴来了：“明天不玩了，去放鸭。”舅舅告诉我：“明天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要留下来起猪圈。”舅舅说完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转身忙去了。院子里一下子静下来。小表哥冲我咧咧嘴，拎起了墙角的草筐；表弟赶着鸭子，歪歪扭扭地出了门。

我拎着那只精巧的小燕风筝，站在屋檐下，忽然觉得它好沉。西边的太阳，正缓缓地、重重地，向着望不到边的田野落下去。那一刻，我好像才有点明白，这里的风，不是只用来的玩的。

一刹那。然后，不是飘走，而是像一只中了枪的鸟，翅膀一歪，便一头直挺挺地栽了下来，打了几个仓皇的旋，消失了。

女儿确实没哭，只是紧紧拉着我的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小声问：“爸爸，它还会回来吗？”

我没回答她的问题。心里想着：原来，有些飞翔，从一开始，就注定需要一根线。而有些线，从最初，就不是为了牵制。

走出小公园，身后那个“五百多块”的风筝还在蓝天里飘着。我没回头，却忽然想起，那根看不见的线，究竟是攥在谁的手里？又牵着谁的童年？

我的小表弟

姜惠泉

妈妈姐妹六人，我们表兄妹足足二十人，可谓枝繁叶茂。最大的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最小的建洲1975年出生，上下差了近一辈人。建洲是小舅家的老小，与我颇有渊源。

我小时候在昌邑长大，1992年迁居烟台的姥姥村。对建洲最早的印象，是小学三年级我在烟台的孔家滩小学插班就读时，他不过两岁，一个小不点。

再见建洲是1983年。我初中毕业辍学在家，妈妈让我到烟台看望姥姥，住在大舅妈家里。建洲放学后过来玩，大舅妈逗他：“你看看谁来了？”建洲看见我，张嘴就叫：“小泉子。”大舅妈笑骂道：“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东西，小泉子也是你叫的？”

1988到1990年间，我在昌邑一家染织厂做采购，经年往返烟台、大连之间。那时爸妈已在孙家滩工作生活，我得空便去探望。建洲还在上学，偶尔能见上一面。

1992年我正式定居孙家滩，建洲也中专毕业了。昔日的小屁孩已长成一米八的英俊小伙，眉清目秀，一头浓密黑发，干练又洒脱。他在村供销社工作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一下多了起来。

每年大年初二，给舅舅拜年的日子，大舅和小舅轮流坐庄，我们表兄弟都是陪客的主力。初三，大舅家的女婿来拜丈人，我们又一道作陪。初四，再一起去孔家滩我二姨家——也就是他们的二姑家走亲戚。再加上平时节日和长辈们的生日，一年到头，聚个不停。

我刚来烟台时不善喝急酒，喜欢小口慢酌。建洲酒量也不差，喝酒却虎得很，半斤白酒端起来一饮而尽，然后擎着空酒杯在我眼前晃，一脸挑衅地嚷：“哥，你也干了！”我只好求饶：“我实在干不了，我慢慢慢喝。”他便一副得意神情。其实我酒量并不差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尝到了苦头。

村企改制浪潮席卷而来，供销社被原经理承包了。建洲在未婚妻和老丈人的资助下，在供销社对面开了间五金建材商店。从那时起，小舅家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起来。

商店依托村里几个企业，经营得风生水起。为了方便进货，建洲还买了辆小面包车——上世纪九十年代能有一辆私家车，算得上风光无限了。他常招呼我一道去进货，中午我俩便“哥俩好”，手把一，一人一瓶“光旋”烟台古酿，再加几瓶啤酒。每次建洲必醉。

有一回，大约秋冬季节，我俩中午喝了些酒，他喝得有点高。我们去他老师的养鱼池钓

鱼，忙活半天一条没钓着，又不甘心。建洲见池塘里张着一张渔网，便想去网里捞几条。他挽起袖子，用力一提渔网，脚下绊了个跟头，整个人一头栽进了网里，衣服全湿透了。我喊：“快上来，别冻坏了！”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渔网翻了个底朝天，捡出三四条大鲤鱼。脸上沾满泥水，还龇着牙冲我大笑。

我俩拎着鱼回到小舅妈家。建洲刚想显摆显摆，小舅妈瞧见儿子的狼狈相，又急又气，抄起笤帚从屋里冲出来，照着建洲就是一顿招呼。我在旁边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一脸尴尬。

建洲长得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，在周边三村五屯也算数得着的帅小伙。可他对爱情却忠贞不渝。

他和爱人海霞是前后邻居。建洲比海霞大一岁，生日却是同一天。据海霞讲，建洲从上幼儿园就认准了她。建洲比海霞早上一学年，到了初中竟故意留了一级，只为和她同班。初中毕业，两人又一起考入同一所中专，毕业后一同开店，后来又共同成立公司，大半辈子没分开过。

我和海霞同年学车。海霞理论考出来比我早，建洲不放心她独自去驾校，硬是等我理论考过了，让我陪她一起去。等海霞拿到驾驶证，便成了我俩喝酒时的“专用司机”。建洲再喝多，也有人照顾，也免了我的后顾之忧。

2005年大年初五，我驾车从昌邑带着爱人、姐姐、女儿和外甥去北京旅游。建洲打来电话：“你在哪儿？”我说：“到北京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在那儿等着，我去找你。”我挂了电话，只当他笑笑，没往心里去。傍晚他又打来，问我住哪儿——他和海霞带着女儿、侄女，还有连襟一家三口，当真到了北京。

我们一道看了天安门升旗，登了八达岭长城，一起尝了北京烤鸭和东来顺的涮羊肉。

2016年春节，我们两家又结伴出游，去了太原晋祠、成都武侯祠、宽窄巷，还有重庆武隆的天坑地缝，走了许多地方。

后来各自业务繁忙，我俩单独喝酒的机会渐渐少了。好在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一大家子的人情往来反而更多，依然能时常相聚。

前几日和建洲一起喝酒，他忽然提起：“你写的那些文章，怎么一个字都没提我？都忘了？你盖房子的时候，我钻在玉米秸秆里给你看了一夜场地。”

我一愣，心头忽地一热。是该为小表弟单独写一篇了。记下我们过往的青葱岁月，也好让后辈们知道，我们兄弟之间这份绵长的情谊。